

王闓運 著

湘綺樓日記

卷之四
抑不知漢書止此故不能
清析耶

廿七日晴 雖史法平海濶
致大州於未以大約身安

十八日晴 補贊益史法平諸

濫為張通典在瓜因

論瓜事及邊城中變

近日有死女又刺郭

● 第一卷

王闖運 著
馬積高 主編
吳容甫 點校

湘綺樓日記

● 第一卷

岳麓書社

王闖運 著
馬積高 主編
吳谷甫 點校

湘綺樓日記

● 第二卷

岳麓書社

王闖運 著
馬積高 主編
吳容甫 點校

湘綺樓日記

● 第三卷

岳麓書社

王闖運 著
馬積高 主編
吳容甫 點校

湘綺樓日記

● 第四卷

岳麓書社

王闖運 著
馬積高 主編
吳容甫 點校

湘綺樓日記

● 第五卷

岳麓書社

主 編 馬積高
點 校 吳容甫
責任編輯 文正義
封面設計 胡 穎

湘綺樓日記

王闈運 著

岳麓書社出版發行(長沙市河西新民路)
湖南省新華書店經銷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199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數:2500,000 印張:108.5 印數:1—3000

ISBN7--80520—706—2

1·392 定價:148.00元

湘新登字 007 號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廠調換
廠址: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編:410004

序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前夕，是我國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逼迫下，由封建社會逐漸地變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時期。這一巨大歷史變化反映到文化上便是從外國傳來的資產階級的新學和固有的封建主義的舊學的鬥爭。但是，由於我國傳統的文化具有悠久的歷史，除了包含着阻礙歷史前進的糟粕外，也包含着順應歷史趨勢、變革現實的活力；而所謂新學，則以其同侵略者相聯繫而易招致人們的誤解和反對，這就使得當時的文化鬥爭呈現出異常複雜的形態。不僅在知識分子隊伍中發生一次又一次分化，而且在某些具體問題上進步與保守的界限顯得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主張保留君主的維新黨人梁啟超等大力推進文體改革，鼓吹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而力主推翻清朝的革命黨人章太炎等却倡導文學的復古，即是自相矛盾的一種表現。這種現象向我們提出了一個任務：在研究這一時期的文化思想時，固然要把握新、舊兩種思想鬥爭的基本綫索，作為總攬全局的指導；而在評價某些人物及其言行時，却要作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

這不僅指對梁啓超、章太炎等而言，就是對某些公認爲屬於保守陣營的人也應如此，著名文人和學者王闓運就是這種人物的一個代表者。

王闓運，原名開運，字壬秋，一字壬父，湖南湘潭縣人。嘗自題所居曰「湘綺樓」，學者稱湘綺先生。他生於清道光十二年（1832），卒於民國五年（1916），是罕有的一位經歷了我國近代各種歷史變化的全過程的人物，他與當時各種思想的代表人物的聯繫之廣，也屬於近代史上所少見。從以鎮壓太平天國革命起家的湘軍、淮軍要人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李鴻章等到一度掌握清政府大權的滿洲貴族肅順；從參與戊戌維新的楊銳、劉光第、梁啓超到革命黨人宋教仁，從洋務派的張之洞到竊國大盜袁世凱，無不與他有各種各樣的關係。至於在文化界的聯繫之廣更不待言。這雖然是他所處的特殊的历史條件所造成的，但他本人的特有的文學才能、學術造詣和生活態度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王闓運出身於一個不太富裕的地主、商人家庭。祖父是醫生，父親讀書不成，改經商，叔父是塾師。他從小就頗聰明，開初讀書不專心，在塾師的激勵下很快就勤奮學習，九歲即讀完五經，能屬文。十四、五歲時就已「文翰頗翩翩」了。現

存他的詩集中所收妾薄命爲楊知縣作，即爲十四歲所作。十八歲肄業於長沙城南書院，院長陳本欽與當時湖南有名的詩人熊少牧都稱許其才。十九歲時以第一名入學。曾與鄧輔綸、鄧繹兄弟及李壽蓉、龍汝霖等結社，以詩歌相倡和，時號『湘中五子』，在文學創作上已嶄露頭角了。

清朝道光年間，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各種社會矛盾都日益顯露，有識之士已預感到必須對舊制度進行一些改革，因而學風發生了轉變，乾、嘉以來漸趨沉寂的經世致用的風尚又開始流行。但所循的軌轍不一，主要有兩派：一循漢學的門徑，由東漢的古文經學而上溯西漢的今文經學，以研究春秋公羊學爲階梯，提倡通經致用，魏源、龔自珍是其代表。一循程、朱理學的舊轍，但不事性理空談，強調躬行實踐。期於致用，賀長齡及稍後的曾國藩等即其代表。魏、賀、曾都是湖南人，自然對湖南的學風產生影響，王闈運就是承其風而興起的一個。故他雖早以文學知名，却不以文人自命，而期於通經致用。但王闈運又與當時一般的湖南士人有別。湖南自宋以來長期是理學之鄉，清朝乾、嘉間理學爲考據學（漢學）所排，頗失勢，湖南士人獨堅守程、朱之學，不爲所動。魏源雖尊今文經學，然亦兼尊程、朱，與龔自珍異。王闈運則素不喜理學，雖重經術，而好縱橫之計，有跡弛之風。王闈運在太平天國革命期間雖與曾國藩等湘軍將領關係密

切，多次獻策，然始終保持着一定的距離，未被任用，根本原因蓋在此。

太平軍初起時，正是王闖運入學（即中秀才）後不久。他開始似乎未加注意，還外出到江西南昌、樂平游歷。咸豐二年（1852），太平軍進攻長沙，才倉猝趕回，據說他曾想從軍（見王代功湘綺府君年譜），但未果，長沙解圍，仍往樂平。及太平軍入江西，他才回長沙。咸豐四年（1854），曾國藩以在籍侍郎被命辦團練，組湘軍，積極鎮壓太平軍，王闖運曾請從軍，亦未果行。其原因，王代功年譜謂是有人向曾進言：王係孤子，有母在堂，無子嗣，不宜從軍。曾以爲出王意，頗不快，而王不辨，遂止。是否屬實，不可考。據王後來追憶說：『是時曾侍郎年四十四，余年二十三，初入學，上謁論事輒自專。』（獨行謠自注）頗疑曾以其年輕狂放，故借口不予錄用，而以客禮優容之。當年湘軍攻占武昌，王到武昌曾幕作客，不久仍歸，并到武岡其友鄧輔倫家教書。其間雖曾上書曾國藩提出過撤團防、廢捐輸、清理田賦以減輕人民負擔等主張，曾亦未採納；而王則於咸豐七年（1857）參加鄉試，得中舉人，並於次年繞道江西、浙江北上赴北京參加咸豐九年（1859）的會試，企圖仍從所謂『正途』出身。在過江西時，也到

1. 見《湘綺樓文集》卷二《與曾侍郎言兵事書》。

建昌訪過曾國藩，大概祇屬於訪舊的性質，并無所干求。

王闈運至京參加會試，未被錄取，却因文名和友人的介紹為當時的戶部尚書肅順所賞識，延入幕府，并擬為之出資捐官。王採納友人的勸告，沒有接受，并離京客山東巡撫文煜幕。不久回京暫住，旋又南下至祁門訪曾國藩。據李榕十三峰書屋全集中記載與王闈運的信，知王此次館於李處，欲求在曾軍任事。李將其意轉達曾國藩，曾以「若人言語不實，軍事一有挫失，渠必橫生議論。與其後日失歡，不若此時失歡」相拒。於是王便辭曾回湘了。此事王後來頗諱言，然其發祁門雜詩二十二首寄曾總督國藩兼呈同行諸君子第一首有云：「獨慚携短劍，真為看山來。」失意之情，溢於言表。李榕信中所說，當屬確實。但曾對王此行仍有饋贈，以示禮待。而王對曾則仍寄托着一定的希望。故此後不久，當清廷發生內變，咸豐帝死於熱河，挪拉氏（慈禧）處死肅順一黨，王還馳書曾國藩，勸他入朝與恭親王奕訢一道輔政，以阻止挪拉氏垂簾聽政。當然，向來謹慎自處的曾國藩是不會聽從的。從此，王與曾雖然仍保持着一定的友誼，似乎未再求曾氏的援

1. 轉引自臺灣天一出版社《王湘綺傳記資料》（二）《王闈運見拒曾國藩》，此資料我過去未見，故舊作《王闈運》（見《清史人物傳稿》下編）時失載。

引。且此後不到三年，太平天國的天京爲湘軍破陷，曾逐漸從權勢的頂點跌落下來，而爲李鴻章所取代，王也不必再對他有所求了。不過，有一事還須說明一下：據野史記載，當湘軍興起之後，王曾向曾國藩建議，與太平軍連衡，反抗清朝。王的學生楊度在所作湖南少年歌中亦言及此事，云：「洪、楊當時聚群少，天父天兄假西號。湖南排外性最強，曾侯以此相號召。盡募民間俠少年，誓剪妖民屏西教……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擊劍學縱橫，游說諸侯成割據，東南帶甲爲連橫。曾、胡却顧咸相謝，先生大笑披衣下。」其詩作於楊留學日本時，清朝尚未推翻，所說似宜有據。詩中并稱曾、胡，則當在咸豐四年湘軍初次攻陷武昌後一段時間，此時湘軍初盛，然根基尚不固，頗疑湘綺未必敢獻此奇計。但他曾自撰聯語云：「春秋表僅成」，剩有佳兒傳詩、禮；縱橫計不就，空留餘韻滿江山。」佳兒指代豐，死於光緒七年。閻運時年五十歲，其所謂縱橫計，以他五十歲以前的言行考之，惟勸曾國藩在咸豐帝死時赴京輔政一事差可比擬，而不及此一傳聞之切。王一向自負其才，敢爲大言，或有其事，亦未可知。

① 此詩見梁啓超《飲冰室詩話》，又見《楊度集》。

② 「春秋表僅成」，一作「春秋表未成」。

太平軍被鎮壓後，北方的捻軍亦次第覆滅。清朝論『功』行賞，王氏同輩人之入湘、淮軍者，多爲大官，而王氏則仍爲一舉人，無一官半職，自不能不失意牢落。但其文、其學都愈見尊重，因更不甘小就。儘管如此，他還是不忘其『經世』之志，除與當世達官廣通聲氣，時有建議外，同治十年（1871），又至北京參加會試，但又失敗而歸。此後王闈運就未再求仕，而比較專心于從事著述和教學了。曾先後主講四川尊經書院、長沙思賢講舍、衡陽船山書院。而以在衡陽講學的時間最長，先後二十餘年，次則尊經書院，前後跨九年。此外還有不入書院而相從學文、學詩、問學者，故弟子頗多。其較著名者有四川的廖平、楊銳、劉光第、宋育仁，湖南的楊度、夏壽田、曾廣鈞、釋敬安（八指頭陀）等，而尤其值得注意者則爲敬安及所謂湘綺門下三匠：即木匠齊白石、鐵匠張正陽、銅匠曾紹吉。這四人皆出身貧苦，而皆爲湘綺所獎掖，收爲門弟子。敬安後爲名詩人。齊白石後爲名畫家，亦能詩。張正陽受教於湘綺後，旋舉秀才、中舉、成進士，曾爲湖南高等學堂教務長。曾紹吉爲江西人，在湖南湘潭一帶作銅匠，爲湘綺所知，收爲弟子，亦能詩，後任教於南昌高等學堂，留心現代科學技術，因試驗大氣球飛行殞命。王闈運平生自詡最能識拔人才，從這四人來看，他確是有眼光且不拘一格的。

同治十年以後，王闈運雖以較多的精力和時間從事著述和講學，但仍關心世務。這時歐、美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日益深入，他也頗留意所謂「夷務」。在此年上京應試之前，他即寫過陳夷務疏一文，光緒八年（1882）在成都尊經書院時曾代總督丁寶楨擬疏陳天下大計，主張經營西藏，通印度，取緬甸，以遏制英、俄、法的侵略野心^①。後來在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期間，他又寫過信給李鴻章有所陳述。由于湘綺對世界形勢和外國的情況很不了解，常用古代所謂「撫夷」的經驗來觀察問題，許多意見不免迂闊可笑，然亦有可取之處。如在甲午戰爭期間，他得知李鴻章畏敵怯戰，曾寫信給李，義正詞嚴地指出：「凡我不勝，由無主帥。『公當率兩洋木船，登艦誓師，克日渡海，蹈隙而進，橫波直衝，糜碎為期。』以免將來在史冊上留下『誤國之罪』^②，這就表現了一種大義凜然的愛國精神和骨氣。

除關心所謂「夷務」外，王闈運對內政也頗留意。太平天國失敗後，舊日湘、淮軍的一些將領開始辦「洋務」，成為中國官僚資本的嚆矢。湘綺同其中的

^① 據《湘綺樓日記》光緒八年四月十三日日記。《陳夷務疏》見《湘綺樓文集》卷二。

^② 據《湘綺樓文集》卷二《與李少荃書》。

左宗棠、李鴻章等的關係都頗密切。但他并不熱心，甚至對左在福建辦造船廠及李贊成修鐵路也不以爲然。他對戊戌變法的態度，因爲這一段他的日記佚失，留下的詩文也較少，我們不很清楚。據王代功年譜說：湘綺弟子楊銳、劉光第入軍機辦理新政，清廷曾通過他們詢問湘綺的近況，擬召用，湘綺不肯出。湘綺本人在變法失敗後與劉景韓的信中亦云：『閩運今年本擬游梁，因有寄諭，以大臣見待，未敢入網，幸不爲四章京之續。』（見箋啓四與劉巡撫），其事蓋屬可信。但變法前夕，湖南新舊兩派圍繞時務學堂問題鬥爭劇烈。舊派代表人物王先謙、葉德輝皆與湘綺有交誼。當時湘綺雖不在長沙而在衡陽，然兩地相距非遙，而湘綺未加聲援，可見他也不是積極的反對者，而是採取徘徊觀望的態度。變法失敗後的第三年（光緒二十六年）夏歷正月，湘綺還在杭州與梁啓超會晤，討論時事^①，也可作爲一種佐證。他採取這種態度，完全是合乎其一貫的思想的。因爲他雖守舊，但較某些頑固的守舊派又較爲通脫，對某些新派思想和人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包容（他與楊度的關係以及他後來與蔡鐸、宋教仁都有過接觸可爲證明）。他雖急於用世，但飽經世故，自然不會輕易放棄機會，亦不會輕易使自己

①據《湘綺樓日記》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二日日記。

受到約束。楊度輓他的聯語說他「能以逍遙通世法」^①，即指他這種不即不離的應付世變的態度。前此他對曾國藩的湘軍（指湘軍初起之時）曾採取過這種態度，後來他對袁世凱也是採取這種態度。

戊戌變法失敗後，繼之而起是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的興起和八國聯軍的人侵。清政府在內外形勢的逼迫下，不得不採取某些改良的措施，以掩蓋其昏庸賣國的行爲，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下令開經濟特科，并改天下書院爲學堂。次年，江西巡撫夏時奏舉王闓運爲江西學堂總教習，并遣人自南昌來迎。湘綺上書清廷，反對改革學制，但仍赴南昌，人居豫章書院講學。因反對籌建新學，遭到江西進步人士的反對，被迫辭總教習，入夏時幕。光緒三十年（1904），夏時調陝西巡撫，湘綺乃返湘。這可說是在辛亥革命前夕的一次喜劇性的活動。

辛亥革命（1911年）那年，王闓運八十歲。前此三年，他因湖南巡撫岑春煊的舉薦，被清廷特授爲翰林院檢討。當年夏歷正月，又以他鄉舉周甲，特加侍講。這本是清朝在覆亡前夕拉攏所謂『老儒』的一種花招。但一生渴望功名却連進士及第也沒有如願的王闓運却引爲殊榮，非常感激。故人民國後仍常戴頂珠

^①楊度聯語的全文是：「曠古聖人才，能以逍遙通世法；平生帝王學，祇今顛沛愧師承。」